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前漢紀卷二十四

漢　荀悅　撰

孝成一

皇帝以宣帝時生號曰世適皇孫宣帝愛之自名曰驁字太孫常置左右三歲而宣帝崩及為太子嘗被急召不敢絶馳道行元帝遲之以狀對帝悅乃著令令太子得絶道行自此始也六月乙未即皇帝位元舅侍中衛

尉平陽侯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有司奏言乘輿狗馬禽獸皆非禮不宜以葬奏可秋七月孝元皇帝葬渭陵冬十有一月大赦天下

建始元年春正月乙丑皇曽祖悼考廟災本志以為悼考廟不正不宜立王鳳秉政不正之象也立故河間王弟良為河間王有星孛於營室罷上林詔獄二月賜諸侯王以下至吏二千石黄金吏千石以下至二百石宗室有屬籍者三老孝弟力田鰥寡孤獨錢帛各有差吏

民五十户牛酒粟五斛大赦天下右將軍長史姚尹使匈奴還去塞百餘里暴風火起燒殺尹等十餘人封舅王崇為安城侯賜舅譚商立根逢時五人等爵關内侯王鳳凡弟八人第二曰曼早亡不侯夏四月黄霧四塞終夜下著地如黄土塵上問羣臣諫議大夫楊興博士駟勝等以為陰氣侵陽氣之象高祖之約非有功不侯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而侯非高祖之約故天為見異以譴失行上以為然鳳於是乃懼上書言陛下初即位

思慕諒闇故詔臣鳳典領尚書事上無以明聖德下無以益政治今有孛星赤黄之異咎在臣鳳伏願顯戮以謝天下今諒闇已畢大義皆舉宜親覽萬機以當天心因乞骸骨辭歸上報曰朕承先帝聖緒涉道未深不明事情是以陰陽錯繆日色無光赤黄之氣充塞天下咎在朕躬今大將軍引過自予辭尚書事歸大將軍印綬罷大司馬官是明朕不德也朕委任將軍庶幾有成其專心固意輔朕不逮六月有蠅數萬集未央殿中朝者坐秋長

信少府邵信臣奏罷上林宫館希幸御者二十五所又奏冬生菜彊加温火非時而生人不宜以供奉養信臣字翁卿九江人也始為南陽太守乃為民興利開通溝渠水門灌溉三萬餘頃禁止嫁娶送終奢靡其化大行吏民親愛之曰邵父上賜信臣黄金四十斤遷河南太守治化當為第一遂入為少府八月戊午有兩月相承晨在東方京房易傳曰君弱而婦人彊為陰所乗則兩月並出九月戊子有流星大如缶出於文昌宫光燭地

長四五丈委曲虵形以貫紫微宫冬十有二月作長安南北郊罷甘泉汾陰祀匡衡之議也衡奏議曰帝王之事莫大於承天承天之序莫大於郊祀祭天於南郊就天之義也祭地於北郊即陰之象也往者孝武皇帝居甘泉宫即於雲陽立泰畤令行幸長安郊見皇天反北之太陰祠后土反東之少陽事與古制殊又至雲陽行谿谷中阨狹百餘里汾陽即渡大川有風波舟楫之危皆非聖主所宜數乗郡縣治道供帳吏人困苦百姓煩

費勞所保之民行危險之地殊未合於承天之意也昔周文武郊於酆鎬成王郊於洛邑各因其居宜可徙郊長安又言郊柴饗帝之義埽而祭尚質也歌大呂舞雲門以俟天神歌太蔟舞咸池以竢地祇其牲用犢其席用藁秸其器用陶匏皆因天地之性以為神祇功德至大雖修精微而備庶物猶不足以報功故尚質貴誠以彰天地之德今甘泉泰畤有文章刻鏤黼黻文繡之飾及玉女樂石壇仙人祠瘞鸞輅騂駒偶人龍馬之

屬皆宜勿修又雍鄜密上下時及陳倉寶雞祠本秦侯以其意所立非禮也及北時皆高祖未定時立不宜復修奏可本志初秦文公獵於汧渭之間卜居而吉文公夢黄虵自天而下屬於地其口止於鄜衍文公問史敦史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宜祠之於是作鄜時郊祭白帝馬文公獲古石缶於陳倉北坂上祠之其神嘗以夜下光輝如流星從東南來集於祠壇至地則若雄雞其聲殷殷云野雉夜雊名曰陳寶其神或歲數來或歲不至

後秦宣公作密畤祠青帝後秦靈公於吳陽作上畤祠黄帝作下畤祀炎帝及髙祖自漢中東擊項籍入關問羣臣曰吾聞天有五帝今所祠有四何也羣臣莫知其說髙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黒帝祠曰北畤而洪範八政三曰祀祀者所以昭孝事祖宗通神明也旁及四夷莫不修之下及鳥獸豺獺有祭是以皇王為之典禮故有神民之官各司其序使不相亂也民神異業敬而不黷故神降之嘉瑞災禍不至及乎末世

饗祀無度昬黷齊明而神不蠲嘉瑞不降而災禍至矣昔共工氏霸有九州其子曰句龍能平水土故祠為社烈山氏王天下有子曰柱能播殖嘉穀故祠為稷虞書曰肆類於上帝禋於六宗徧於羣神又廵於四岳而柴祭焉及殷之十三世帝武丁祭之明日有雉登鼎耳以雊武丁懼而修德夢得傅說版築以為相殷道復興號曰高宗其後五世帝乙慢神悖禮震死及至周公相成王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凡天

子祭天下名山大川懷柔百神咸秩無文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其疆內名山大川大夫祭其門户井竈中霤是謂五祀士庶人祭祖考而已淫祀有禁及季氏旅於泰山仲尼譏之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逺之先王正人事而已不茍求福於神祇不由其道則神不饗也又有八神祠一曰天主祠天齊居臨淄南郊山下二曰地主祠太山梁父三曰兵主祠蚩尤在東平陸監鄉四曰陰主祠三山五曰陽主祠之罘山六曰月主祠

之萊山皆在齊北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最居齊東北以迎日出八曰四時主祠琅琊八祠所從來久矣莫知其所起或曰齊太公以來作之八神祀上過則因祀之去則已長安作南北郊之日有大風拔甘泉泰畤中木十圍已上者皆出

二年春正月罷雍五時二月辛已上始郊祀長安南郊有神光並見闔月以渭城延陵亭為初陵詔舉賢良方正三月北宮井水溢出南流元帝時童謠歌曰井水溢

滅竈煙灌玉堂流金門本志以為隂象春秋前有鸜鵒之謠後有來巢之驗卒有昭公居外之應井隂也竈陽也玉堂金門至尊之居隂盛而滅陽竊有宫室之象王氏之應又有童謠歌曰邪徑敗良田讒巧害忠賢桂樹花不實黄雀巢其顛故為人所羨今為人所憐本志謂桂樹色赤漢家之象不實無嗣也黄雀王氏之象巢顛將有漢室辛丑上始祀后土於北郊丙午立皇后許氏大將軍許嘉女也罷少府技巧官夏大旱東平王年有罪

削二縣秋罷太子博望苑賜宗室朝請者減乘輿廏馬

丞相匡衡又奏郡國候神方士使者所祠凡六百八十

三所其二百八所應祀或疑無明文不可奉祀其餘四

百七十五所不應祀請罷之又奏高帝武帝宣帝所立

山川羣祠凡百二十餘所非典皆罷之候神方士使者

副使待詔七十餘人皆罷歸

三年春赦天下囚徒賜孝弟力田爵三級諸逋租賦賑

貸勿收秋關中大雨水四十餘日京師人無故相驚言

大水至百姓奔走號呼長安中大亂上親御前殿召公
卿議大將軍王鳳以為太后及上與後宮可御舟船令
吏民百姓上長安城羣臣皆從王鳳議王商者宣帝舅
樂昌侯武之子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入城郭今
政治和平何為當有大水一旦暴至此為訛言不宜令
民上城重驚百姓耳上乃止有頃長安中稍稍自定上
歎美商之固守數稱其議鳳甚慙自恨失言渭城女子
陳持弓年九歲走入城門入未央宮掖庭殿門門衛者

莫見至勾楯禁中覺而得本志以為民以水相驚者陰
氣盛也小女入宮殿者下人將因女寵而居有宮室之
象也名曰持弓有似周家檿弧之祥易曰弧矢之利以
威天下後有王莽篡天下陳氏之後也秋八月癸丑大
司馬將軍許嘉賜金安車駟馬免御史大夫張譚坐選
舉不實免冬十月光禄大夫君忠為御史大夫十二月
戊申朔日有蝕之其夜地震未央宮中詔舉方正直言
極諫長安人谷永者衛司馬谷吉之子對策曰災異之

發各以象其類日蝕婺女之分地震宮牆之內二咎同日發厥咎不遠意者陛下志在閨闈不卹政事舉措失中內寵大盛誠留意於正身勉彊於力行損宴私之恩放淫溺之樂罷倡優之笑絶不饗之義循禮而動力行不倦無淫於酒色無逸於游畋未有其身正而臣下邪者也夫婦之際安危之機也昔舜釐正二妃以崇聖德幽王惑於褒姒而周室淪亡誠修後宮之政明尊卑之序貴不專妒賤者咸進各得其職以廣繼嗣之統息白

華之怨後宮親屬勿預政事以遠皇父之類損女黨之權未有閨門理而天下亂者也夫治遠自近始習善在左右昔龍作納言帝命惟允四輔既備成王靡有過事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枉者也治天下者尊賢考功則治簡賢退功則亂誠審思知人之術論才選士必稱其職明度量以旌其能考功實以定其德無以比周之虛譽無聽浸潤之譖愬則抱功修職之吏無蔽擁之憂比周邪僞之徒不得妄進小人日消

英乂日隆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未有功賞得於前衆賢布於官而不治者也堯遭洪水之災天下無乖叛之難者德厚恩深無怨於天下也秦居平土一夫大呼而天下分崩離析者刑罰深酷吏行殘賊誠宜選温良尚德之士以親百姓以治民命務省徭役不奪民時使咸安土樂業經曰懐保小民惠鮮鰥寡未有德厚吏良而民叛者也此五者王政之綱紀臣聞災異皇天所以譴告人主猶嚴父之明誡經曰嚮用五福威用六

極傳曰六沴作見若不恭御六沴既侵六極其下惟陛下留神大將軍武庫令杜欽對曰臣聞日蝕地震陽微陰盛臣者君之陰子者父之陰婦者夫之陰夷狄者中國之陰春秋傳日蝕三十六地震五或夷狄侵中國或政權在臣下或妻不承夫或臣子背君父事雖不同其類一也臣竊睹人事以考變異則本朝大臣無不自安之人外戚親屬無乖剌之心關東諸侯無彊大之國邊陲夷狄無逆禮之節此殆為後宮日以戊申蝕時加未

戊未土也宮中之部其夜地震未央宮殿中此必適妾將有爭寵相害而為患者陛下內推至誠深思其變則咎異何足消滅如不留神聽於庶事奢侈縱欲雖無變異社稷之憂也欽字子夏目偏盲與茂陵杜鄴同姓字俱好學以才能稱故京師謂欽為盲子夏欽乃作小冠以自別於是更謂欽為小冠子夏欽素依附王氏說鳳曰禮一娶九女所以極陽數廣繼嗣重祖宗者也必鄉舉求窈窕之女不問其色所以助治內也姪娣雖缺亦

不復補所以養壽塞爭故后妃有貞淑之行則胤嗣有賢聖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廢而不由則女德無厭女德無厭則壽命不究於高年書云或四三年言逸欲之生害也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婦人四十容貌改前以改前之容侍於未衰之年而不以禮為制則其源不可以救而後來異態後來異態則正后自疑而支庶有間適之心是以晉獻公被納讒之謗申生受無辜之罪今聖主富於春秋未有適嗣將軍輔政

宜因初始之隆遵九女之制為萬世之法夫少戒之在色小弁之作可為寒心鳳白太后太后以為故事無之鳳又不能立制度循故事而已越巂山崩丁丑丞相匡衡免初封樂安侯田以閩陌為界初元元年誤以平陵陌為閩陌多四百頃積十餘年郡乃定國界上計簿言丞相府衡諷掾屬郡不從故所郡即復以四百頃付樂安鄉侯衡收租穀有司奏衡監臨守主專地盜土於是坐免為庶人衡字穉圭東海人父世為農夫家貧好學傭

作以供資用又精力過絶人善説詩衡子咸亦明經術位歴九卿

四年春正月癸卯有石隕於槀四隕於肥累二罷中書宦官初置尚書員五人三月甲申左將軍王商為丞相夏四月雨雪五月謁者丞陳臨殺司隸校尉轅豐於殿中秋桃李實大雨水十餘日河決東郡金隄氾濫兖豫入平原千乘濟南凡灌四郡三十三縣敗毁官寺民屋廬四萬所九月長安城南鼠巢樹上桐柏尤多巢中無

子冬十有一月御史大夫尹忠以河決不憂職自殺壬戌少府張忠御史大夫河隄使者王延世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感石以兩船夾載而下之二十六日河隄成上嘉其功拜為光禄大夫賜爵關内侯黄金百斤是歲京輔都尉王尊領京兆尹尊字子贛涿郡人也為人果勇初為護羌校尉送軍糧而羌反絶糧道羌兵數萬圍尊尊以千餘騎突羌虜得免後為益州刺史先是琅邪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邛僰九折阪歎曰奉先人遺

體奈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及尊行部至阪上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阪邪吒其御者驅之曰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居部二歲徼外蠻夷皆歸附㑹坐事免官㑹南山羣賊數百人為吏民害發校尉將射士千餘人捕逐歲餘不能擒於是以尊為京輔都尉領京兆尹事旬月之間盜賊清平乃以尊復為東郡太守河水盛溢尊殺白馬祠水神親執圭璧使巫筴祝暮因止宿隄上吏民數千人爭叩頭求之尊宿隄上終不去及水盛隄壊

吏民皆走惟主簿汪在尊旁尊立不動而水波稍稍却

上嘉尊勇節秩尊中二千石賜黄金二十斤

河平元年春正月匈奴復株累單于遣右賢王伊邪莫演奉獻來朝正月既罷歸使者送至蒲阪伊邪莫演言欲降即不受我我自殺終不復還歸公卿議者咸言宜如故事受其降光禄大夫谷永議郎杜欽以單于賔體稱臣奉使朝賀無有二心而今反受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有罪之臣絶慕義之君假

如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使人詐降以卜吉凶如受之虧德沮善令單于自疏或使者詐偽反間欲因以生隙受之適合其埶使得歸曲而責直此誠邊塞安危之源師旅動靜之首不可不詳不如勿受上從之問其降狀曰我病狂妄言耳遣歸復位如故又不肯令見漢使二月庚子泰山桑谷有鳶焚其巢巢燃墮地有三鳶㲉燒死長安男子石良劉音相與同居有物如人狀在室中擊之為狗而走後有數人被甲持弓弩至良

家良等格擊之或死或傷皆狗也自二月至六月乃止

夏四月乙亥晦日有蝕之不盡如鉤在東井六度光祿大夫劉向曰四月交於五月同於孝惠日同於孝昭東井京師地具說其占恐害繼嗣大赦天下六月罷典屬國官并大鴻臚寺秋九月復太上皇廟園是時刑書煩多上詔曰周之甫刑大辟之屬有二百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欲以曉喻衆庶不亦難乎所以夭絶無辜豈不哀哉其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

易知書不云乎惟刑之恤其審核之務惟古法朕將盡心覽焉時有司不能廣宣主恩建立法度徒學細微小事以塞詔書而已本志曰昔周五刑之典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所謂刑平國用中典者至穆王命甫侯作五刑以詰四方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凡五刑之屬三千稍稍煩多矣及至戰國韓任申不害秦用商鞅起連坐之法造參夷之誅增加肉

刑大辟爲鑿顛抽脅鑊烹之刑而法禁愈酷矣至高祖初入秦約法三章號爲寬略網漏吞舟之魚然時尚有夷三族之令當三族者先黥劓斬左右止笞殺之梟其首葅其骨肉於市其誹謗詈詛者又先斷其舌故謂之具五刑高后元年除三族罪至於孝文遂除肉刑而斬右趾者棄市斬左足者笞五百劓罪笞三百率不勝笞多死孝景詔定棰令笞者乃得全及孝武之時酷吏擊斷姦宄不勝於是使張湯趙禹之屬修定法令作見知故

縱監臨部主之法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其後有姦猾巧法轉相比況死罪決事比至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書盈於机閣典掌不能徧觀是以郡國承用者駁或罪同而論異姦吏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傳生議所欲陷則與死比宣帝即位深悼之始置廷尉平元帝初立下詔曰夫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難犯而易避今法律煩多自典者不能分明而欲以羅元元之不逮斯豈刑之中哉其議定岀令及至孝成重下明詔及公

卿卒不能定昔荀卿言曰俗說曰古有象刑無肉刑是不然矣以為古之人莫觸其罪邪豈獨無肉刑哉亦不用象刑矣若有重罪而頁輕其刑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罪至重而刑輕民無所畏亂莫大焉夫德不稱位能不稱官賞不當功刑不當罪不祥莫大焉所謂象刑惟明言象天道而作刑荀卿之言既然今之除肉刑者本欲以全人也今去髡鉗一等轉而入於大辟以死罔民失其本意矣故死者甚衆刑重之所致也至乎穿

竊之盜忿怒傷人吏為姦贓若此之惡髡鉗之罰又不足懲也故刑者甚衆民既不畏又曽不恥刑輕之所生也死刑既重而生刑太輕民易犯之故俗之能吏公以殺盜為威專殺者勝任奉法者不治亂名傷制不可勝條是以網密而姦不塞刑繁而民愈慢由刑不正之故宜原其本删定律令正其大辟其餘罪次於古當生今觸死者皆可募行肉刑及傷人與盜吏受財枉法者皆從古刑詆欺文致細微之法悉蠲除之如此則刑可畏而禁

易避吏不專殺法無二門輕重當民命全矣

二年春正月沛郡鐵官鑄鐵不下隆隆如雷聲又如鼓音工十三人皆驚走音止乃還視地陷數尺爐分為十一爐中銷鐵散如流星飛去夏四月楚國雨雹大如釜六月封舅譚為平阿侯商為成都侯立為紅陽侯根為曲陽侯逢時為高平侯同日受封故世為五侯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諸曹分據要職盈滿朝廷政事皆決左右常薦劉向少子歆通達有異才上召見甚悅之欲

以為中常侍取衣冠臨當拜左右曰未知大將軍旨意
上曰此小事何須問大將軍左右叩首固爭之上於是
語鳳鳳以為不可乃止當權用事如此公卿見鳳側目
而視郡國刺史太守相皆出其門時五侯羣弟競為奢
侈起治第室百姓歌之曰五侯俱起曲陽最怒壞決高
都連境外杜土山漸臺象西白虎其奢汰如此然皆通
敏人事好士養賢傾財施與以相高尚時谷永與齊人
樓護俱為五侯上客各有所親不得左右惟護盡入其

門各得其歡心交結士大夫無所不傾護醫者子也為
人短小精辨議論常依名節聽之者皆竦時人為之語
曰谷子雲之筆札樓君卿之脣舌言其甚見信用也及
護母死送葬引車至二三千乘閭里為之語曰五侯治
喪樓君卿為天水太守免歸家大司馬王商親枉車騎
至其閭巷弔問之是時谷口有鄭子真西蜀有嚴君平
皆修行自保非其食不食鳳慕其名以禮聘子真子真
終不屈君平卜於成都市以卜筮為業而可以惠人人

有非正之問則依蓍龜以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各因其勢導之以善曰從吾言者已過半矣或曰閲數人得百錢足以自養則閉肆下帷而授老子繼博覽無不通依老子之㫖著五十餘萬言李彊為益州牧將發京師謂揚雄曰吾真得嚴君平為吏矣雄曰君備禮而待之其人可見不可屈也彊以為不然及見君平不可屈之歎曰揚子雲誠知人可謂哲矣

前漢紀卷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前漢紀卷二十五至三十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邵

謄錄監生臣李傳燮

前漢紀卷二十五

漢 荀悅 撰

孝成二

三年春正月楚王囂來朝詔曰囂孝弟仁慈在國二十餘年纖介之過未嘗聞書不云乎用德彰厥善其封囂子勲為廣戚侯二月丙戌犍為地震山崩擁江水逆流秋八月乙卯晦日蝕光祿大夫劉向校中秘書謁者陳

農使使求遺書於天下故典籍益博矣劉向典校經傳考集異同云易始自魯商瞿子木受於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子弓授燕人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國田何子裝及秦焚詩書以易爲卜筮之書獨不焚漢興田何以易授人故言易者本之田何焉淄川楊叔元傳其學武帝時爲大中大夫由是有楊氏學梁人丁寛受易田何爲梁孝王將軍距吳楚著易說三萬言寛授梱里田王孫王孫授

沛人施讎東海孟喜琅邪梁丘賀讎為博士喜為丞相掾由是有施孟梁丘之學此三家者宣帝之時立之京房受易於梁人焦延壽獨得隱士之說託之孟氏劉向校易說皆祖之田何唯京房為異黨不與孟氏同由是有京氏學元帝時立之東萊人費直治易長於筮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沛人高相略與費氏同專說陰陽災異此二家未立於學官唯費氏經與魯古文同尚書本自濟南伏生為秦博士及秦焚書

乃壁藏其書漢興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得二十九篇文帝欲徵伏生時年九十餘不能行遣鼂錯往受之千乘人歐陽伯和傳其學而濟南張生傳尚書遞傳夏侯始昌始昌傳族子勝勝傳從兄子建建又事歐陽氏頗與勝異由是為大小夏侯之學宣帝時立之魯恭王壞孔子宅以廣其宫得古文尚書多十六篇及論語孝經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會巫蠱事未列於學官詩始自魯申公作古訓燕人韓嬰為文帝博士作詩外傳齊人轅

固生為景帝博士亦作詩外内傳由是有魯韓齊之學趙人有毛公為河間獻王博士作詩傳自謂得子夏所傳由是為毛詩列於學官禮始於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多不備魯人徐生善為禮容文帝時為禮官大夫宣帝時為少府后倉最為明禮而沛人戴聖戴德傳其業由是有后倉大小戴之學其禮古經五十六篇出於魯壁中猶未能備歆以周官經六篇為周禮王莽時歆奏以為禮經置博士樂自漢興制氏以知雅樂聲律世

在樂官但紀鏗鏘鼓舞而已不能言其義河間獻王與毛公等共采周官與諸子言樂事者乃爲樂記及劉向校秘書得古樂記二十三篇與獻王記不同春秋魯人穀梁赤齊人公羊高各爲春秋作傳景帝時胡母子都與董仲舒治春秋公羊皆爲博士瑕丘人江公治穀梁與仲舒議春秋不及仲舒武帝時遂宗立公羊而東平嬴公受其業昭帝時爲諫議大夫授魯國眭孟孟授東海嚴彭祖及魯國顔安樂由是有顔嚴之學沛人蔡千秋

治穀梁與公羊家並議帝前帝善穀梁說擢千秋為諫議大夫遂立穀梁始魯人左丘明又為春秋作傳漢興張蒼賈誼皆為左氏訓劉歆尤善左氏平帝時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後復皆廢及論語有齊魯之說又有古文凡經皆古文凡書有六本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也有六體謂古文奇字篆書隷書繆篆蟲書也秦時獄官多事省文從易施之於徒隷故謂之隷書昔周之末孔子既沒後世諸子各著篇章欲崇

廣道藝成一家之說旨趣不同故分為九家有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家名家墨家縱横家雜家農家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明教化者也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明成敗興廢然後知秉要持權故尚無為也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以授民時者也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也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故正名也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尚儉宗祀嚴父是以右鬼神養三老五更是以兼

愛選士大射是以尚賢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示
天下是以尚同縱横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遭變用權
受命而不受辭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農家者流蓋出
於農稷之官各引一端高尚其事其言雖殊譬猶水火
相滅亦相生也舍所短取所長足以通萬方之略矣又
有小說家者流蓋出於街談巷議所造及賦誦兵書術
數方伎皆典籍苑囿有關於異同者也劉向卒上復使
向子歆繼卒父業而歆遂撰羣書而奏七略有輯略有

詩賦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伎略凡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自是以來稍稍復增集

荀悅曰經稱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陰陽之節在於四時五行仁義之大體在於三綱六紀上下咸序五品有章淫則荒越民失其性於是在上者則天之經因地之義立度宣教以制其中施之當時則為道德垂之後世則為典經皆所以總統綱紀崇立王業及至末俗異端竝生諸子造議

以亂大倫於是微言絶羣議繆焉故仲尼畏而憂之詠歎斯文是聖人篤文之至也若乃季路之言何必讀書然後為學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夫潛地窟者而不覩天明守冬株者而不識夏榮非通照之術也然博覽之家不知其穢兼而善之是大田之莠與苗竝興則良農之所悼也質樸之士不擇其美兼而棄之是崑山之玉與石俱捐則卞和之所痛也故孔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孝武皇帝時董仲

舒推崇孔氏抑絀百家至劉向父子典校經籍而新義分方九流區別典籍益彰矣自非至聖之崇孰能定天下之疑是以後賢異心各有損益中興之後大司農鄭衆侍中賈逵各為春秋左氏傳作解注孝桓帝時故南郡大守馬融著易解頗生異說及臣悅叔父故司徒爽著易傳據爻象承應隂陽變化之義以十篇之文解說經意由是兖豫之言易者咸傳荀氏學而馬氏亦頗行於世爽又著詩傳皆附正義無他說又去聖久遠道義

難明而古文尚書毛詩左氏春秋周官通人學者多好尚之然希得立於學官也是時夜郎王興與句町王及各諸外國更相攻伐遣大中大夫張匡持節以和解之興不承詔命刻木為漢使而射之於是以臨邛陳立為牂柯太守立喻告興興不從命立奏請誅之而未報立從數千人出行縣至興國且同亭名興興以從邑各數百人詣立立責數興因斬興頭巴君曰將軍誅無狀請出曉示衆皆釋兵降句町王等其王震恐乃入粟牛

羊以勞士衆立還歸郡興妻父翁指與興子務邪收餘兵迫脅旁邑立奏募諸蠻夷與都尉長吏攻翁指等蠻夷共斬其首以降西夷遂平會巴蜀郡多盜賊徙立為巴郡太守秩中二千石爵左庶長後徙天水太守勸耕農為天下最賜黃金四十斤

四年春正月匈奴單于來朝引見白虎殿丞相王商坐未央廷商為人有威重長八尺餘身體盛大容貌絶人單于見商謁拜商起離坐與言單于仰視商容貌遷延

却退甚畏敬之赦天下二月單于罷歸三月癸丑朔日有蝕之遣光禄大夫博士孟嘉等行次河所傷敗不能自存者賑貸收瘞之壬辰長陵臨涇岸崩壅水夏四月壬寅丞相王商免王鳳既以議水事恨商而瑯邪郡有災害商按太守楊彤鳳為彤請商不聽遂奏免彤而按果寢不下鳳由是重怨商乃令人誣告商與父侍婢姦商女弟淫逸使奴殺其夫又疑商教殺之上欲勿治鳳固爭之遂收丞相印綬商免三日發病而歐血死

荀悦曰王商言水不至非以見智也非以傷鳯也將欲忠主安民事不得已而鳯以為慨恨馮媫好之當熊非欲見勇也非欲求媚也非以髙左右也惻怛於心將以救上而傅昭儀以為隙旨至於死真可痛乎夫獨智不容於世獨行不畜於時是以昔人所以自退也雖退猶不得自免是以離世深藏以天之高而不敢舉首以地之厚而不敢投足詩云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哀今之人胡為虺蜴本不敢立於人間況敢

立於朝乎自守猶不免患況敢守於時乎無過猶見誣枉而況敢有罪乎閉口而獲誹謗況敢直言乎雖隱身深藏猶不得免是以寗武子佯愚接輿為狂困之至也人無狂愚之慮者則不得自安於世是以屈原怨而自沈鮑焦憤而矯死悲之甚也雖死猶懼形骸之不深魂神之不遠故徐衍負石入海申屠狄蹈甕之河痛之極也悲夫以六合之大匹夫之微而一身無所容焉豈不哀哉是以古人畏患苟免以計安身撓直為曲斲方為

圜獄素絲之潔推亮直之心是以羊舌職受盜於王室蘧伯玉可卷而懷之以死易生以存易亡難乎哉夏六月丙午光祿大夫張禹為丞相禹字子文河内人上為太子時禹為博士以論語孝經授上而博士鄭寬中以尚書授上皆賜爵關内侯禹為人謹厚然内殖貨財多買田至四百項皆涇渭溉灌極高腴上賈財物皆稱是

庚戌楚王囂薨山陽火生石中改元為陽朔

陽朔元年春二月丁未晦日有蝕之三月赦天下冬京

兆尹王章下獄死章泰山人也好節義敢直言元帝時為左曹中郎將為石顯所排免上即位大將軍王鳳專權舉章為司隸校尉貴戚皆敬憚之以選為京兆尹章雖為鳳所舉疾鳳專權不親附鳳乃奏封事召見言鳳誣罔不忠不堪任用上悟謂章曰微京兆尹直言吾不聞吾社稷計且唯賢知賢君試為朕求可以自輔者因薦琅邪太守馮野王上欲以代鳳時鳳弟侍中王音私聽之告鳳鳳懼稱病就第乃上書乞骸骨辭旨甚哀切

太后聞之流涕不食上少而親鳳亦不忍廢鳳復起視事先是鳳進小婦弟為美人已嘗適人章以為羌胡尚殺首子以盪腸以正世而鳳進已出之女不忠不敬於是尚書劾奏章知野王前以王舅出補吏而薦欲令在朝阿附諸侯又比上於夷狄非所宜言罪至大逆死獄中妻子徙合浦初章學長安疾病無被臥牛衣中與妻子辭訣涕泣其妻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者誰逾仲卿也今疾病困厄不自激昂乃反涕泣何其鄙也

及上封事妻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事耶章曰非女子所知也及章下獄妻子皆收繫章小女年十一夜起號泣曰我君死矣獄上呼囚常至九今八而止我君素剛先死者必我君也章果已死衆庶愍而痛之先是王尊為京兆尹及章死王吉子駿為京兆尹皆有能名故京兆為之語曰前有趙張後有二王九江人梅福以布衣因縣道上書言變事曰故京兆尹王章質性忠直非有反逆之辜而戮及妻子折直士之節結諫臣

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罪然不能爭天下以言為戒此最
國家之大患也羣臣順旨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試
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者試下之廷尉必曰非所宜
言大不敬以此卜之可見矣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
外戚之權日以盛隆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吕霍上官皆
母后之家親親之道全之為右當以賢師良傅教以忠
孝之道今乃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
此失親親之大者也後福又上書曰臣聞不在其位而

謀其政者越職也位卑而言高觸罪也越職觸罪危言世患雖伏鎖横分臣之願也守職不言没齒全身死之日尸未腐而名滅雖有齊景之位伏櫪千駟臣不貪也故願一登文石之陛陟赤墀之塗當户牖之法坐展平生之愚慮雖無益於當時有遺於後世此臣寢所以不安食所以忘味也昔武王伐紂未及下車而存五帝之後封殷於宋紹夏於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氏以其在祖位尊之

也此言孔子故殷後也雖非正統封其子孫以為殷後禮亦宜之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地而況聖人又殷之後哉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户以聖人之德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無極何則追聖人之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若能為之後世必以為法不滅之名可不勉哉福自以疏遠又譏切王氏前後數上書輒不見納及後王莽專政

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人傳以為僊去其後有人見福於會稽變姓名為市門吏

二年春寒失節三月赦天下御史大夫張忠卒夏四月丁卯侍中太僕王音為御史大夫五月除吏八百石五百石秩秋關東大水八月甲戌定陶王康薨

三年三月有石隕於東郡八夏六月潁川鐵官徒申屠聖等百八十人殺長吏盜庫兵自稱將軍經歴郡國遣丞相長史丞逐捕以軍興從事皆伏辜秋八月丁巳大

司馬大將軍王鳳薨鳳病篤上臨問執其手垂泣曰將軍如有不諱平阿侯譚次將軍矣鳳頓首泣曰譚等雖於臣至親行皆奢侈不如御史大夫音謹飭臣敢以死爭之初譚嘗倨不肯事鳳而音恭敬鳳薦之鳳薨音為大司馬車騎將軍秉政而譚領城門兵音以從舅越次小心親職上嘉馬封安陽侯而譚見音越度與音有隙不受城門職而薨上閔悔之乃令成都侯立作特進領城門兵得舉吏如大將軍府郎中魏郡杜鄴説音曰恩

深者其養謹愛至者其報詳夫戚而不見異親而不見殊孰能無怨此棠棣角弓之所為作也昔秦伯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春秋譏焉周邵則不然忠以相輔義以相匡不以聖德獨兼國寵分職於陜並為輔弼故內無怨恨之隙外無輕侮之嫌俱饗天佑兩荷高名蓋以此也竊見成都侯明謟所以優寵將軍宜承順聖意加異往時每事凡議必與及之昔魏文侯悟大鴈之獻而父子益親陳平供一飯之餕而將相加歡所接雖

在楹陛俎豆之間其為國折衝厭難豈不遠哉音甚納其言而業後為涼州刺史冬十月丁夘光祿勲于永為御史大夫

四年春二月赦天下夏四月雨雪秋九月壬申東平王宇薨閏月壬戌御史大夫于永卒

鴻嘉元年春正月癸巳少府薛宣為御史大夫二月壬午行幸初陵赦作徒以新豐戲鄉為昌陵縣奉初陵賜天下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逋貸

不入者勿收三月庚戌丞相張禹賜金安車駟馬免夏
四月庚辰御史大夫薛宣爲丞相宣東海人也爲人清
淨有思好威儀進止雍容甚可觀也然經術淺薄長於
政事初爲不其丞琅邪太守趙貢者廣漢尺子謂宣曰
薛君丞相德也我兩子亦中丞相史察宣孝廉遂歷州
郡所在樹名迹衆職修治及爲丞相頗號煩碎而趙公
兩子除爲丞相史京兆尹王駿爲御史大夫詔民年未
滿十歲賊鬭殺人及犯殊死者上請廷尉以聞得減死

冬黄龍見真定

二年春行幸雲陽三月博士行鄉飲酒禮有雉飛集於庭歷階升堂而雊後集諸府又集承明殿門屋上大司馬音上書言災異天戒後日上詔音曰朕聞捕得雉毛羽頗摧折類拘執者得無人為之邪對曰皇天見災異欲以戒人主不知誰為佞諂之計誅誤聖德左右阿諛者甚衆不待臣音臣音復諛如是而使陛下不覺悟大禍且至臣音當先受誅陛下即位十五年繼嗣不立而

日夜出遊外有微行之害內有疾痛之憂而終不改天
尚不能感動陛下臣何敢望獨有極言待死而已是時
上好為微行谷永諌曰易稱得臣无家言王者得臣天
下故無私家也今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
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崇聚僄輕無義之人以
為私客置私田於民間畜私奴婢車馬北宮數挺身獨
行與小人晨夜相隨烏集醉飽吏民之家亂服共坐混
殽無别典門戸奉宿衛之臣執干戈於空宮公卿百僚

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昔虢公為無道有神降曰賜爾土田言將以庶人受土田也諸侯聞之猶為失國而況王者畜私田財物為庶人之事乎時太后及諸舅皆憂上無繼嗣數為微行故推谷永令切諫而為之内應詔舉敦厚行義能直言者夏徙郡國豪傑貲五百萬以上五千餘户於昌陵五月癸未有石隕於杜郵三六月立中山憲王孫宏為廣德王

三年夏四月赦天下大旱五月乙亥天水冀南山大石

鳴聲隆隆如雷有頃乃止聞於平襄二百四十里野雉皆鳴石長一丈三尺廣厚略等民俗名曰石鼓石鼓鳴有兵云秋八月乙卯孝景廟北闕災冬十有一月甲寅皇后許氏廢許后聰慧善史書自為妃至上即位常寵於上後宮希得進時數有災異谷永杜欽等皆陳咎在於後宮上然其言於是省減掖庭後宮椒房用度皇后上疏自陳以為上誠太迫急上於是採言事者之意以報之曰建始元年正月白氣出營室者後宮也正月於

尚書為皇極皇極王氣之極白氣者西方之氣也於春當廢今正於皇極之月興廢氣於後宫著繼嗣之微賤人將起也至其九月流星出於文昌貫紫微宫臨鉤陳此又彰顯前災著其在内也其後則北宫井溢南流逆理數郡水出流殺人民訛言相驚僮女入宫此隂氣盛溢違綱紀之應也鼠巢於野樹烏焚其巢於泰山之域易曰烏焚其巢旅人先笑而後號咷喪牛於易凶言王者處民之上如烏之處巢不卹百姓百姓叛而去之若

烏之自焚其巢也雖先快意悅笑後必號咷而無及也百姓喪其君若亡牛耳故稱凶泰山易姓告代之處今正於岱宗之山甚可懼也夏四月己亥朔日有蝕之於東井東井京師地也己土也亥水也明隂氣盛咎在内也虧君體於戊己著絶世於皇極於東井者禍敗及京都也變怪衆備來數益重成形之禍月以迫切不救之患曰侵屢深咎敗灼灼若此豈可以忽哉書曰惟先格王正厥事皇后其刻心秉德稱順婦道深惟無忽是時

后宮多新愛而皇后寵益衰后姊安平侯夫人謁等為
后求媚道咒詛後宮妊娠者太后大怒下吏考問謁等
誅死而后廢處昭臺宮內親屬皆歸故都山陽本志以
為是後趙飛燕為皇后妹為昭儀姊妹專寵卒害皇子
果絶嗣後上暴崩昭儀自殺皇后亦誅此災異之應非
許后之咎也一曰王氏貴戚將生易代之禍云趙婕好
譖愬班婕好挾媚道咒詛上考問對曰妾聞死生有命
富貴在天為善尚不蒙福為邪欲何以望若使鬼神有

知不受不臣之愬如其無知愬之無益故不敢為也上善其對而憐之賜黄金百斤班婕妤恐終必見危求供養太后於長信宫上許焉初上遊於後宫嘗欲班婕妤同輦載辭曰觀古之圖書賢聖之君皆有賢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褎姒之幸乎上善其言而止婕妤兄伯為光禄大夫侍中上嘗設燕飲及趙李諸侍中皆引滿座中與伯談笑大譁時帷坐屏風畫紂醉據妲已上指問伯紂為無道乃至是乎伯對曰

書云乃用其婦人之言何有據婦於朝所謂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也上曰茍不若此此圖何戒對曰沉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式號式呼大雅所以留連詩書淫亂之戒原皆在於酒上慨然歎曰嗟乎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因罷坐太后聞之為涕泣而言曰班侍中本大將軍所舉宜寵異之益求其比以輔聖德伯弟游博學有儁才為右曹中郎將以選進讀羣書上器其能賜以祕書之副有子曰嗣顯名當世游弟穉少為黄門

郎屬國都尉廣漢男子鄭躬等六十餘人攻官寺篡囚徒盜庫兵自稱山君

前漢紀卷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前漢紀卷二十六

漢　荀悅　撰

孝成三

四年秋雨魚于新都長五尺勃海清河河水溢灌縣邑三十一壞官亭民舍四萬餘所丞相御史李尋以為陰氣盛溢則水為之長故一日之內晝減夜增所謂水不潤下猶日月變見於天也應之以政災變自除議者常

欲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宜因其决且可勿塞以觀其勢河所居之處稍刮除自成水迹跳出沙土然後順天心而圖之必有成功而財力寡於是止不塞冬鄭躬之黨與寖廣衆且萬餘拜河東都尉趙護爲廣漢太守發郡中及蜀郡合三萬人擊之旬月平遷護執金吾賜金百斤

永始元年春正月癸丑太官凌室災戊午戾太后園闕災北海出大魚長六丈高一丈四枚二月河南郵亭樗

樹生枝狀如人頭眉目鬚皆具無髮耳京房易傳曰王者德衰下人將起則有木為人狀夏四月封趙婕妤父臨為陽城侯五月封舅曼子侍中騎都尉王莽為新都侯莽幼孤貧獨折節恭儉謹身學業陽平侯鳳甍以託太后而成都侯商願分戶邑封莽當世名士多為莽言者上由是賢之遂封遷光禄大夫侍中莽遂交結將相卿大夫救贍名士賑施賓客家無餘財故在位者更相推薦遊談者為之言説故虛譽日洽傾其諸父矣六月

丙寅立皇后趙氏本長安宮人後屬陽阿公主善歌舞號曰飛燕上微行陽阿公主家見而說之及女弟俱為婕妤貴傾後宮許后之廢也欲立為皇后太后甚難之太后姊子淳于長數往來傳言勸太后立之先是諫議大夫王仁上疏言臣聞立后妃者王教之大端三綱之本理治道所由廢興也社稷所以存亡也故夏之興也以塗山亡也以妹嬉殷之興也以有娀亡也以妲己周之興也以文母亡也以褒姒夫三代安危後主所觀是

以聖王必審舉措察操行以計勝色者昌以色勝計者亡無鹽宿瘤天下之醜女也齊二君以計勝色立為后皆以折衝安國今許后以罪廢其事已往於是欲立后妃宜得殊異於前當上奉宗廟下令萬民有所法則河魴河鯉齊姜宋子詩人所高萬乘之主當持久長非一切畢決目前者驪姬亂晉吳姬危趙夫滕妾非天下之母為戲弄可也昔姜后崇禮宣王中興樊姬正言楚莊成霸願留思察小臣惓惓之心上不聽竟立之諫議大

夫劉輔諫曰夫妙選有德之士考卜窈窕之女以承宗廟順神祇之心猶懼或失之今乃觸情縱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於天不媿於人惑莫大焉語曰腐木不可以為柱卑人不可以為主天人之所不與也必有禍而無福市道皆知其非朝臣莫肯一言臣竊傷之上怒使御史收輔繫掖庭祕獄羣臣不知其故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右將軍廉褒光禄勲師丹太中大夫谷永俱上書曰竊見諫議大夫劉輔前以縣令求見擢為諫

議大夫此其言必有卓絶切至當於聖心者旬月之閒
收下詔獄小罪宜隱忍如有大惡宜暴之理官與衆共
之不宜困於掖庭秘獄公卿已見陛下進用輔丞而折
傷之暴人有懼心莫敢正言非所以昭有虞之聽廣德
美之風也臣等竊傷之上乃徙繫共工獄減死罪一等
論爲鬼薪終於家趙皇后既立寵乃少衰而弟絶幸爲
昭陽舍其中庭彤朱而殿髹漆切皆銅沓黄金塗白玉
陛金釭函藍田璧明珠翠羽飾之自有宫室以來未之

有也初謡曰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木門蒼琅根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本志以為燕者飛燕木門蒼琅根宫門銅鋪也言其將尊貴也張公子謂富平侯張放也即安世之孫父臨尚敬武公主放以公主子開敏得幸嘗與上遊讌俱適陽阿公主家而見飛燕故曰時相見放娶皇后女弟上為供帳賜以甲第及乗輿服飾兩宫使者冠蓋相望不絶賞賜以千萬數號為天子娶婦皇后嫁女甚為貴寵安世到臨世履恭儉臨每

登閣殿嘗歎曰呂霍為我戒豈不厚哉唯放為驕奢是歳昌陵猶未就光禄大夫劉向上疏曰昔黄帝葬橋山堯葬濟陰丘壟皆小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㑹稽不改其畒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秦穆公葬於雍祈年館下樗里子葬於武庫皆無丘壟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孔子葬母於防墳高四尺遇雨而崩延陵季子之適齊而反其

子道死葬於嬴博之間斂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而號曰骨肉歸於土命也䰟氣則無不之也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悌弟其葬君親皆微薄矣非苟為約誠便於禮也至吳闔閭違禮厚葬十餘年越發之秦惠文武昭莊襄皆大其丘壟多其瘞藏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陵墳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棺槨之麗不可勝原項籍發掘其墓後

牧童亡羊羊入其墓牧者持火燒其棺槨自古及今葬未有盛於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禍内罹牧豎之災豈不哀哉故德彌厚者葬彌薄智愈深者葬益微無德寡智者葬益厚發掘必速以此觀之昭然可見也今昌陵增卑為高積土為山發民墳墓以萬數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積於陰陽因之以饑饉臣竊愍焉以死者為有知發人墳墓為害多矣若其無知又焉用大謀之賢智則不悦以示衆庶則苦之若苟以悦

愚夫淫奢之人亦何爲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聦明疎達葢世宜弘漢家之徳以崇劉氏之業而欲與亂秦之暴政競爲奢侈比方丘壟悦於愚夫之目隆於一時之觀違賢智之心忘萬世之安臣竊爲陛下羞之上甚感向言而不能從有司議曰昌陵增卑爲高積土爲山度便房猶在平地客土中不保幽冥之靈外淺不固卒徒功庸日以萬數至爇脂火夜作取土東山與粟同價作治數年天下徧被其勞國家疲敝府庫空虛下至衆庶

磬磬苦之故陵因天性據真土處勢高敞旁近祖考前已有十餘年功績宜還復故陵上知不就秋詔罷昌陵
荀悅曰夫葬之侈也從來久矣是以直節遂志之士見其失而矯之武帝時楊王孫者學黃老術家業千金厚自奉養將終告其子曰吾欲裸葬以復吾真死則為布囊盛屍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取囊以身親土其子不忍從命往見友人祈侯祈侯曰豈禮哉王孫曰蓋聞聖人因人之情不忍其親故為制禮今則越之是以裸

葬將以矯世也夫厚葬誠無益於死者而俗人競以相高糜財殫幣盡腐之地下或乃今日入土而明日見發此真與暴骸中野何異夫死者衆生之化而物之歸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各反其真故謂之鬼鬼之言歸也其尸塊然獨居豈有知哉裹以幣帛隔以棺槨支體束絡口含金玉欲化不得鬱為枯腊千載之後棺槨朽腐乃得歸土就其真宅由此言之焉用久客故聖王不加力於無用不殫財於無益今費財厚葬皆留歸隔

至生者不知死者不得是謂大惑於戲吾不為也祈侯曰善遂裸葬馬立城陽孝王子理為王秋八月丁酉太皇太后王氏崩九月乙巳晦日有蝕之京師知之四方不見

二年春正月乙巳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薨二月癸未夜星隕如雨長二丈繹繹未至地滅乙酉晦日有蝕之四方見京師不見谷永議曰賦斂有不得所致也四方見京師不見陰蔽也天戒若曰好治宮室大增墳墓賦

斂滋重百姓虛竭禍在外也元年日蝕京師知之四方不見天戒若曰沈湎于酒君臣不别禍在内也三月丁酉戍都侯王商為大司馬衛將軍御史大夫王駿卒京兆尹翟方進為御史大夫秋八月方進貶為執金吾冬黑龍見東萊十月己丑丞相薛宣免十一月壬子光禄勲孔光為御史大夫光字子夏孔子十四世孫孔子生伯魚鯉鯉生子思伋伋生子上白白生子家求求生子真箕箕生子𤣥穿穿生子慎斌斌為魏相慎生鮒為陳

涉博士死陳下鮒弟子襄惠帝時爲博士長沙王太傅襄生忠忠生武及安國武生延年安國位至臨淮太守延年生霸字次孺元帝時爲太子太傅時霸以太中大夫授太子經元帝立以霸爲師賜爵關内侯食邑八百戸號曰褒成君給事中霸爲人謙退常稱爵位太過何德以堪之上欲置之相位自貢禹之卒薛廣德之免輒欲拜霸霸讓至三四上知其誠乃弗用霸薨上素服臨弔者再賜東園祕器錢帛冊贈以列侯禮葬諡曰烈君

霸生光光為尚書僕射職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脩故事上有所問據經法以對不希上旨苟合亦不强諫諍以是久見委信有所奏言輒削其草以為彰人主之過以訐為忠直人臣之大罪也有所薦舉唯恐其人聞知休沐兄弟宴語終不及省中事或問溫室中樹皆何等木光嘿然不應更答以他語其重慎如此執金吾翟方進為丞相封高陵侯方進字子威汝南人也初為府小吏相於同郡蔡父父曰小吏有封侯骨當以經術進乃

辭後母至京師學後母憐其幼隨至長安織屨以給之對策甲科遷議郎諸儒稱之時宿儒胡常與方進同經隂搆毀之方進伺常大都講時遣生咨問疑義因記其說常知方進讓己卒改意而親友後為丞相司直從上至甘泉行馳道中司隸陳慶劾奏方進沒入車馬方進伺慶微過劾奏免官北地浩商殺義渠長丞相請遣掾史與司隸部刺史逮賊司隸涓勲奏言春秋之義王人微者序於諸侯之上尊王命也今丞相欲遣宰士督察天子奉使大夫專

權作威甚悖逆順之理乃止方進於是伺勲微過劾奏勲左遷昌陵令方進頻免兩司隷朝廷憚之其任勢立威以取世資皆此類也能探人主微旨以濟其事然方進内行脩飭事後母甚篤爲丞相後母猶存及亡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視事以爲身備漢相不敢逾國家之制在位公潔請託不行然持法深刻上行幸河南雍祠五畤侍中淳于長賜爵關内侯食邑千戸初將作大匠解萬年奏請營作昌陵常侍王閎數言昌陵不可成長亦

言之上以趙皇后之立也欲封長乃詔曰常侍王閎前
為大司農中丞上言昌陵不可成衛尉長亦云然朕以
長言下公卿議者皆合長策長首建至策閎省息大費
宜賜爵關內侯食邑千戶閎前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
罷昌陵勿徙吏民萬年佞邪不忠雖遇赦令不宜居京
師其徙萬年燉煌郡而陳湯俱徙燉煌湯素與萬年相
善昌陵之計湯與及之又見黑龍或私問湯湯曰是謂
玄門開上數出入不時微行故龍非時出也是時丞相

奏廢昌陵邑中屋奏未下湯以為上湏順衆心昌陵亦恐復發徙也湯坐非所宜言大不敬故徙先是湯上言康居王侍子非王子也案驗實王子湯坐下獄當死谷永訟湯曰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為之側席而坐趙有廉頗馬服秦不敢闚兵井陘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牧夫戰克之將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湯前出西域忿郅支之無道閔王誅之不加策慮愊億義勇奮發興師猋逝横厲烏孫逾集都

賴屠三重之城斬郅支之首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吏之
宿耻威振百蠻武揚西海自漢元已來征伐方外之將
未嘗有也昔白起為秦將南拔郢都北破趙括以纎介
之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流涕今湯親秉斧鉞席
卷乘勝喋血千里之外薦功祖廟告類上帝以言事為
罪無烜赫之惡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人君
者也犬馬於人有功尚加帷蓋之報况國之功臣哉竊
恐陛下忽於鼓鼙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

愚臣庸淺謂湯卒從吏議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所以勵死難之臣也上乃出湯奪爵位為士伍及西域都護段會宗為烏孫所圍上書願發諸城堡及燉煌兵以自救時大臣議數日不決上召問湯示以會宗奏湯對曰此無可憂也夫胡兵樸鈍五不當漢兵一今聞頗得漢巧然猶三而當一兵法客倍主人半然後敵今圍會宗者人衆不足勝陛下勿憂且兵法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而會宗欲發城郭諸兵歷時乃至所謂報讎之

兵非救急之兵也上曰其解可必乎湯知烏孫瓦合不得久故事不過數日因對曰已解矣屈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至四日軍書至言已解矣湯既徙燉煌久之議郎耿育上書訟湯與延壽為聖漢揚鉤深致遠之威雪國家累年之耻討絶域不羈之臣係萬里難制之虜豈有比哉今湯塊然被讒老棄燉煌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復為郅支遺虜所笑誠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郅支之誅以揚漢國之威夫援

人之功以懼敵棄人之身以快讒豈不哀哉天子乃遝湯京師

三年春正月乙卯晦日有蝕之夏大旱冬十一月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雍五畤陳倉寶雞祠上自以久無繼嗣故復之上頗好鬼神四方多上書言祭祀方術事谷永上說曰臣聞明於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怪神知萬物之情者不可罔以非類諸非仁義之正道不尊五經之法言而稱奇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應無福之祀

及言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黃白變化之術皆姦人
惑衆挾邪道懷詐偽以欺罔世主聽其辭洋洋滿耳若
將可遇求之蕩蕩若繫風捕影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
而不聽聖人絶而不語昔周萇弘欲以鬼神之道輔尊
靈王而周室愈微萇弘死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
獲福助却秦師而兵破地削身辱國危及秦始皇甘心
神僊之道而天下怨叛漢興辛垣平齊人少翁欒大之
屬皆言神僊鬼神之事貴寵尊盛卒無絲髮之效皆伏

誅往事之迹以揆今惟陛下拒絶此類無使姦人有所闚闟上善其言十二月尉氏男子樊並等十三人殺陳留太守劫掠吏民自稱將軍謀為大逆徒李譚等共格殺竝等皆封為列侯山陽鐵官徒蘇令等二百二十八人攻殺長吏盜庫兵自稱將軍經歷郡國十九殺東郡太守汝南都尉遣丞相長史御史中丞持節逐捕汝南太守嚴訢捕斬令等遷大司農賜黄金百斤時上不親政事貴戚驕恣交通賓客藏匿亡命長安中羣輩殺吏

受任報雠相與探丸為號赤丸殺武吏黑丸殺文吏白丸主治喪城中暮烟起剽劫行者死傷横道乃選酷吏尹賞等守長安令得以一切便宜從事賞治長安獄穿地方深各數丈甃治為郭名曰虎穴乃令吏民舉籍長安中輕俠少年惡子弟無市籍商販不作業而鮮衣盛服者得數百人一日悉掩捕皆劾以通行飲食羣盜賞親閲視之十置其一餘悉致之虎穴百人為輩覆以大石數日乃出其死者埋寺垣外為表其姓名百日後令

家得收葬賞所留者皆其魁首或故吏善家子失意隨輕俠者於是舍其罪詭令立功自效者因親用為爪牙由是盜賊止息然道路歔欷有哀聲矣賞為江夏太守坐殘賊免

四年春正月行幸甘泉宮郊泰畤神光降集紫殿大赦天下賜雲陽吏民爵女子百戶牛酒鰥寡高年帛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賜如雲陽行幸所過無出田租夏大旱四月癸未長樂臨華殿及未央宮司馬門皆災六月

甲午霸陵園門闕災詔曰聖王明禮制以序尊卑異車服以昭有德雖有其財而無其尊不得踰制故民興行方今世俗奢侈靡有厭足公卿列侯親屬近臣四方所則未聞脩身遵禮同心憂國者也或有奢侈逸豫務廣田宅多畜奴婢被服綺穀設鐘鼓備女樂車服嫁娶葬埋過度吏民慕效致習以成俗而欲望百姓節儉家給人足豈不難哉詩不云乎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又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宜申敕有司以漸禁之青緑民所常服

且勿止列侯近臣宜各自省改司隸校尉察不變者七月辛未朔日有蝕之冬十一月庚申大司馬衛將軍王商賜金安車駟馬免

前漢紀卷二十六

前漢紀卷二十七

漢 荀悅 撰

孝成四

元延元年春正月長安章城門牡自亡函谷關亦然谷永議曰章城門通路寢之門函谷關距山東之險城關守國之固固將去焉故門牡自飛壬戌王商復為大司馬衛將軍三月行幸雍祀五畤四月天清晏然無雲殷

殷有聲如雷有流星其首如缶長十餘丈皎然赤白從日下東南行四面或大如杵或如雞燿燿而下如雨自晡及昏而止本志隕星而雨為王者失勢諸侯起伯之異赦天下秋七月有星孛于東井時谷永為北地太守方之官上使使問永所欲言對曰臣聞天生蒸民不能自治而立王者統理之方制海内非為天子列土封疆非為諸侯皆為民也垂三統立三正去無道開有德明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也陛下承八世之功業當陽九

之標季涉三七之節紀遇无妄之卦運值百六之阨會加之以災異因之以饑饉內則有深宮後庭將有驕臣悍妾醉酒狂悖卒起之敗外則有諸夏下土將有樊並蘇令陳勝項籍之禍此臣所以為陛下破膽寒心也願陛下正君臣之義黜羣小媟瀆之臣脩後宮之政抑遠驕妒之寵崇近婉順之行加惠失意之人懷柔怨恨之士保至尊之重秉帝王之威朝覲法駕而後出陳兵清道而後行減損諸宮用度流恩廣施問民疾苦循行風

俗宣布聖德以慰元元之心防大姦之隙至誠應天則異禍消伏何憂患之有竊恐陛下公意未專而私好尚存弗肯為耳上甚感其言復永為大司農而終黨於王氏每言無傷王氏之意專正上身與後宮而已四月光祿大夫劉向上奏曰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昔秦始皇之末及二世之初日月薄食山陵淪亡辰星出於四孟太白再經天無雲而雷枉矢夜光熒惑襲月孽火燒宮野禽戲庭都門內崩大人見臨洮星孛於大角秦氏

以亡及項籍之敗亦孛於大角漢之入秦五星聚東井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有雨血日蝕於衝滅光星見之異孝昭有泰山臥石自立上林苑中僵柳復起大星如月西行衆星隨之此為特異孝宣興起之表也天狗夾漢而西行天久陰不雨二十餘日昌邑不終之兆也故觀秦漢之易世覽惠昭之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起天之去就豈不昭然哉今日蝕奎婁星孛東井攝提炎及紫宫有識長老莫不振動此變之大也今同姓疎遠母黨專政禄去公室權在外家非所

以強漢之宗保守社稷安固後嗣也其事雖一二而記臣謹案圖上猶須口詠願賜清讌之閑指圖陳狀上納之而終不能用時上無繼嗣災異寖數向謂陳湯曰災異如此而外家日盛其漸必危劉氏吾幸得同姓末屬累世蒙國厚恩身為宗室遺老歷事三主上以我為先帝舊臣常優禮吾吾不言誰當言者乃上封事曰臣聞人君莫不欲安而常危莫不欲存而常亡此皆失御臣之術也今王氏一姓而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㓜幄内魚

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出入不待報命擊斷自恣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管執樞機朋黨比周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稱舉者登進忤恨者中傷遊談者為之説執政者為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吕霍而不肯道内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盤牙歴自上古以來未有其比物盛則必有非常之變先見其微象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

葉扶疎上出屋根插地中雖孝昭立石起柳之異無以過此之明也夫事勢不兩大劉氏王氏亦不竝立陛下為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為皁隷縱不為身奈宗廟何婦人外夫家而内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消禍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黜遠外戚皆罷令就第使王氏永存保其爵位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内外子孫孫孫為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則田氏復見於今六卿

復起於漢不可不深圖不可不早慮機事不密則害成
矣奏上上名見向悲歎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以向
為中壘校尉上欲用為九卿輒為王氏所排及在位大
臣所抑故終不遷大位前後四十餘年年七十二卒向
卒後十三年王氏簒封蕭相國後喜為酇侯時杜鄴說
上繼絶侯之世曰昔唐虞協和萬邦致雍熙之政虞夏
以多羣后享恭已之治湯法三聖殷民太平周封八百
重譯來貢是以内恕之君樂繼絶世隆名之主安存亡

國至於武王伐紂不及下車德念深矣成王察牧野之克顧羣后之勤知其恩結於民心功光於天府故追先人之志録遺老之策高其位大其宇愛敬敉盡命賜厚備大孝之隆於是為至其沒也世主歎其功無民而不思所息之樹而猶不伐況其廟乎是以燕齊之後與周竝傳子繼弟及歴載不隳豈無邪辟以祖宗之竭力故支庶賴焉漢初功臣亦皆剖符受山河之誓百餘年間而絶滅失姓枯骨孤棄於丘墓苗裔流絶於道路以往

况今甚可悲傷雖難盡繼宜舉其隆功者扵是封蕭何之後其餘未録冬十一月乙未大司馬王商為大將軍辛亥商薨庚申王根為大司馬驃騎將軍張禹以光禄大夫特進居家為天子師甚見親任禹既年老自治冢塋奏請平陵肥牛亭地上許之徙亭扵他地王根聞而爭之曰此地當平陵寢廟衣冠出遊之地又徙壞舊亭非所宜上不聽根由是害禹寵數毀惡之上逾敬厚禹禹疾上親臨問禹拜牀下禹曰臣老有三男一女愛女

甚於男逺嫁為張掖太守蕭咸妻不勝父子私情思與相近上即曰徙咸為弘農太守禹小子未有官禹數視其小子即於牀前拜黄門侍郎給事中長子閎官至太常第二子官至校尉國家每有大政與禹定議時吏民多上書言災異譏切王氏者上意然之而未有以明也及是上乃車駕至禹家辟左右問禹以天變及民所言王氏事問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幼弱又與曲陽侯王根有隙恐為所害即謂上曰災異之事深逺難見故聖人

罕言命性與天道子貢不得聞陛下宜以善應之與天下同福慶此經義意也淺見鄙儒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上雅愛信禹由是不疑王氏曲陽侯及諸王氏子弟聞禹言皆悦遂親禹馬故魯國博士朱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朝廷大臣皆尸禄素餐願賜臣上方斬馬劒斷佞臣一人頭以勵其餘上問曰誰也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持雲下雲攀檻檻折雲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

足矣未知聖上何如主耳御史將雲去左將軍辛慶忌
者武賢子也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
之名於世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宜容之臣敢以死
爭叩頭流血上意乃解後將理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
以旌直臣初元帝時五鹿充宗與石顯皆貴幸治梁丘
易帝令諸易家考合異同充宗乘貴口辯諸儒莫敢與
抗皆稱疾不會有薦雲能說易者雲攝齊升堂抗辭而
請音動左右既論連折充宗諸儒為之語曰五鹿嶽嶽

朱雲折其角由是為博士遷杜陵槐里令以忤於貴戚遂稱疾廢因終於家是歲趙婕妤害後宮子時許美人生男婕妤大怒曰帝常與我言不從後宮中往來今許美人兒安從生乎以手自搏擊以頭觸壁戶柱從牀上自投地涕泣不食上亦為之不食昭儀曰陛下常言不負汝今竟負約云何上曰要使天下無出趙氏上者無憂也後使中黄門靳嚴封綠囊書與許美人乃殺兒置葦篋中封上閉戶而發昭儀與上共視之復封函詔掖庭

丞籍武埋屏處勿令人知武取埋獄垣下又宮中學女史曹才官幸御上有娠生兒掖庭才官令舍有令中黄門田閎持詔記與武取才官令舍婦人新生兒及婢六人盡置暴室獄無問男女誰兒女也武迎置獄三日復令閎持詔問兒死未武對曰未有頃閎出上與昭儀大怒曰何不殺武叩頭泣即因閎奏封事曰陛下未有繼嗣子無貴賤宜留意奏入上令閎持詔與武夜漏上五刻令持兒與中黄門王舜會掖門武以兒付舜舜受

詔內兒殿中為擇乳母告善養視之無令漏洩時兒生八九日昭儀聞之大怒後三日詔賜才官藥令自殺才官曰我兒男也額上有壯髮類孝元帝今兒安在柰何令長信得聞之遂飲藥死及婢六人皆自殺後十餘日詔取兒去不知復何置之

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

四月立廣陵孝王子憲為王冬行幸長楊宮從胡客大校獵初烏孫末振將殺大昆彌會病死漢誅未加於是

遣右中郎段會宗發戊己校尉諸侯國兵即誅末振將太子番丘會宗恐大兵入烏孫驚番丘逃亡不可得即選精兵騎弩四十張徑至昆彌所在召番丘數其罪以手劒擊殺之小昆彌安犂靡者末振將從兄子也勒兵數千騎圍會宗會宗為言來誅之意今圍殺我如去漢牛一毛耳宛王郅支縣頭於藁街烏孫所知也小昆彌曰何不豫告我令飲食之邪會宗曰豫告之恐亡匿為大罪即飲食之以付我恐傷骨肉之恩耳昆彌咸服號

泣而罷會宗還賜爵關内侯會宗天水人也

三年春正月丙寅蜀郡岷山崩擁江水竭逆流三日乃通劉向以為岐山崩三川竭而周幽王亡岐山周之所興也蜀郡本漢所興今所起之地山崩水竭殆必亡矣

二月封侍中衛尉淳于長為定陵侯三月行幸雍祠五畤

四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館二月罷司隸校尉官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甘露降於京師有石隕于關東二

綏和元年春正月赦天下二月戊午御史大夫孔光貶為廷尉廷尉何武為御史大夫癸丑立定陶王欣為太子光禄師丹為太子太傅初王祖母傅太后隂為王求漢嗣私事趙皇后及昭儀及帝舅王根皆勸立定陶王於是引大臣入禁中議丞相方進大司馬王根右將軍廉褒後將軍朱博皆以為定陶帝弟之子也禮曰昆弟之子猶子也為其後者為之子也定陶王宜為嗣孔光以為非禮立嗣以親中山王先帝之子帝之親弟也以

尚書盤庚殷之弟及為比中山宜嗣上以禮兄弟不相入廟又皇后昭儀有言遂立定陶王光以議不合上意故左遷廷尉

荀悦曰聖人立制必有所定所以防忿爭一統序也春秋之義立嫡以長立子以貴是以言嫡無二也貴有常也以弟及兄則貴有常矣兄弟之子非一也不可以為典雖立其長猶非正也且兄弟近而親所以繼父也兄弟子疏而卑所以承亡也俱非正統舍親取疏廢父立

子非順也以弟繼父近於義矣春秋傳曰太子亡則立母弟無則立長立均以順義均則卜之道也封中山王舅馮參為宜鄉侯益封中山王三萬戶以慰王心詔求殷後封孔吉為殷紹嘉侯三月進爵為公及周承休侯皆為公各食邑百里行幸雍祠五畤夏四月乙丑大司馬驃騎將軍王根為大司馬罷車騎大將軍官御史大夫何武更為大司空封汜鄉侯益大司馬大司空位秩如左丞相是為三公先是武為廷尉奏言王者法天三光備三公官各為分

職今丞相獨兼三公職所以久廢而不治宜建三公之官分職更任以考功效及至是乃置之武字君公蜀郡郫人仁厚好進士疾朋黨絶請託其臨州郡無赫赫之名去後常見思初武兄弟五人皆為吏郡縣敬之弟顯家有市籍租顯數負其課市嗇夫仇商捕辱顯家顯怒之武曰以吾家租税不為衆先奉公吏不亦宜乎武即白之太守召商為吏州里服焉及為三公功名略比薛宣其才不及也而經術正直過之時司空掾平陽何竝

字子康武高其志節舉為長陵令道不拾遺時邛城太后家貴寵王林卿為侍中通輕俠傾京師免官歸過長陵上冢因留數日竝恐其犯法自造門謁曰宜以時歸先是林卿殺人埋冢舍下竝隂知之非竝時事不發覺林卿怨竝遣之北渡涓橋令騎奴還拔刀剥寺門建鼓竝即從吏兵追林卿行數十里林卿窘迫令奴冠已冠自身從間道馳去及追及冠奴遂收之奴曰我乃奴耳竝心知已失林卿乃因曰王君困乃稱奴得免死邪竝

斬奴頭并所剥建鼓置都亭下書其罪吏驚駭以為林
卿實死由是威名流行後為潁川太守潁川鍾元為尚
書令領廷尉甚用事有權元弟威為郡掾犯罪贓千金
竝過辭廷尉廷尉為弟請免一等之罪竝曰罪在君
弟與君法律不在太守既至郡威所犯多在赦前竝敕
吏驅使入函谷關無令汙民間不入關乃收之威留止
洛陽吏遂格殺之及誅俠趙季李欵等郡中清肅竝廉
潔妻子不到官終潁川遺令勿受賻賵椁足周棺棺足

掩尸而已其治名次黄霸秋八月庚戌中山王興薨冬十月甲寅大司馬根病免十一月立楚孝王孫景為定陶王定陵侯淳于長大逆不道下獄死長與廢許后姊嬺私通許后因嬺賂遺長欲求復為婕妤長受許后金錢乘輿服御物前後千餘萬詐言欲白上立為左皇后嬺每入長信宫長即與嬺書戲侮許后慢易無所不言交通書記賂遺連年曲陽侯根輔政以久病免長次第當代根王莽害長寵因白根曰長私與貴人姊交通受

其衣服又見將軍久病私喜對人議語署置根怒令莽白之上怒免長官就國長素與紅陽侯立有隙及長就國因立子融厚賂立立爲長固請上疑之下有司案驗吏捕融立令融自殺以滅口上愈疑遂逮長繫獄窮治其罪服戲謔長信宮謀立左皇后罪長死於獄妻子徙合浦長母歸故鄉立歸國許貴人賜藥死侍中光禄大夫莽以首發大姦拜大司馬時年三十八莽既拔出同列繼四父而輔政欲令名譽過前遂克己忘倦招延賢良

賞賜邑俸盡以享士身執謙約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問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著布蔽膝見者以為僮僕使人問乃知其夫人其飾名如此十二月罷刺史置州牧秩二千石是歲犍為得石磬十六枚議者以為善祥劉向說上曰宜設辟雍陳禮樂以風化天下雖不能具夫禮樂以養人為本就有過差是過於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死亡今禮樂雖非唐虞之典刑罰亦非咎繇之則而有司請定刑罰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於殺人而

不敢於養人也有刑罰而無禮樂大不備也爲其俎豆管弦之間小不備因是絶而不爲是去小不備而就大不備也教化比於刑罰教化重而刑罰輕是舍所重而急所輕也且教化所恃以爲治刑罰助治者也今廢所治而獨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夫承千歲之衰周繼亡秦之餘緒民漸漬惡俗不親大化終以不改上以向言下公卿立辟雍會向病卒丞相大司空營表長安城南將立辟雍未及作

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宮郊泰畤二月壬子丞相翟方進薨是時熒惑守心占者以為大臣當應之以塞災異上召方進告之方進不得已乃自殺上祕之加賵禮親臨喪赦天下大水平襄縣有燕生雀哺食至大俱飛去太僕廐馬生角在左耳前圍長各一寸八分行幸河東祠后土三月丙午帝崩于未央宮上素康壯無疾病向晨欲起因失音不能言晝漏十刻而崩衆皆歸罪於趙昭儀昭儀自殺富平侯張放素親幸放不奉法度太后

及大臣以為言上涕泣而遣之就國及上崩放思慕哭泣而卒
荀悅曰放非不愛上忠不存焉故愛而不忠人之賊也
上崩辟雍遂不立左將軍孔光為丞相皇太后詔曰皇帝即位定郊祀巳來未有皇子故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祠卒不蒙福其復南北郊於長安如前夏四月巳卯皇帝葬延陵自崩及葬三十四日延陵在扶風去長安六十二里

讚曰本紀稱孝成帝善脩容儀升車正立不内顧不疾言不親指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貌也博覧古今容受直言公卿稱職威儀可述遭世承平上下和睦然沈於酒色趙氏内亂外家擅朝言之可為於邑建始已後王氏始執國命迄於哀平莽遂簒位蓋其威福所由來漸矣劉向朱雲之忠言明矣若得而用之福祚未已張禹不吐直言佞於垂死亦可痛哉

前漢紀卷二十七